



蘇聯科學幻想小說叢之三

星球上來的人

蘇聯 伊·葉甫列莫夫著

潮鋒出版社

蘇聯科學幻想小說譯叢之三

星球上來的人

蘇聯 伊·葉甫列莫夫著

葉 穆 譯

潮鋒出版社

星球上來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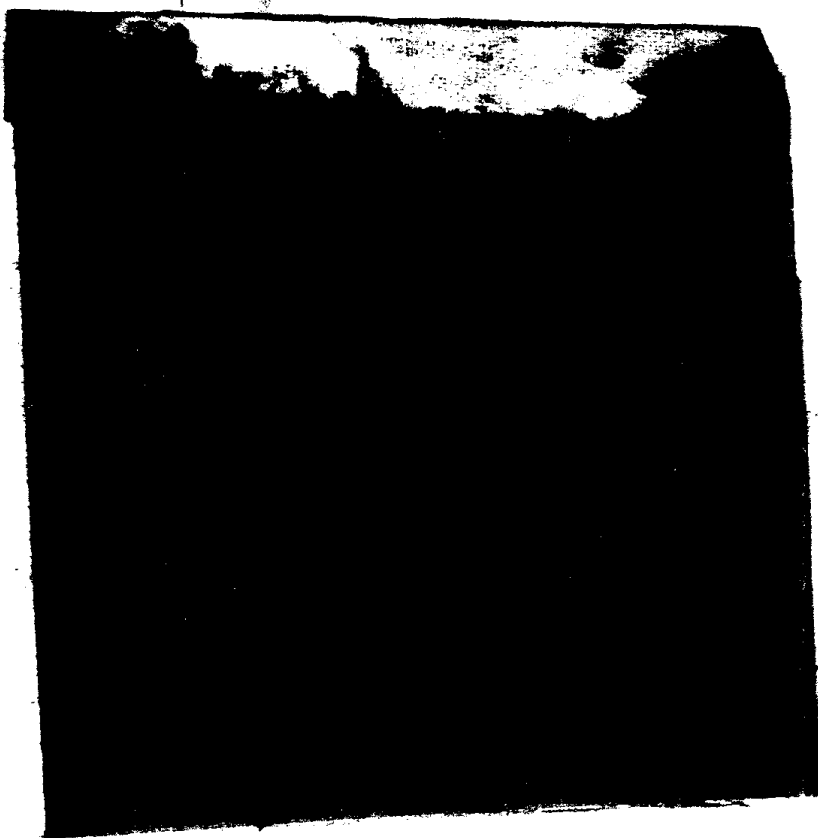
〔原名：星船〕

原著者：〔蘇〕伊·葉甫列莫夫

繪圖者：〔蘇〕符·塔烏貝爾

翻譯者：莫 稜

長



И. ЕФРЕМОВ
ЗВЕЗДНЫЕ КОРАБЛ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1953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七篇科學幻想小說。作者以科學知識作根據，通過豐富的幻想，寫成美麗動人的故事。書內敘述七千萬年以前帶了原子武器從地球上來的人，幾萬萬年前映在岩壁上的原始生活的圖景，中亞地方沙漠裏天文台廢墟下的秘礦，傷人生命的神秘水銀湖，西伯利亞腹地裏發現的非洲巨象遺骸，蒙古沙漠裏的不可近身的奇怪動物，攀登絕峯勘察礦藏的勇敢青年。這幾篇小說使讀者瞭解：科學的幻想能使人發現驚人的奇蹟，人類的智慧一定能探索出自然界的秘藏。

作者伊·葉甫列莫夫教授是蘇聯卓越的古生物學家。他的這本「地球上來的人」被蘇聯批評界譽為是完美的科學幻想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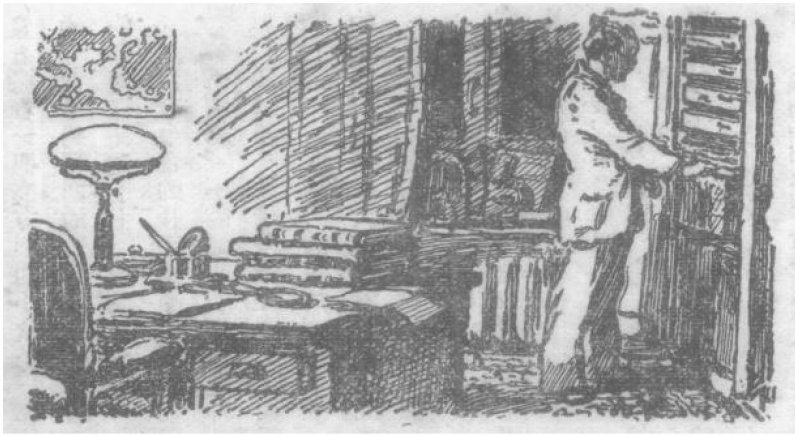
蘇聯科學幻想小說是現代蘇聯文學中的又一特色。它是通過藝術文字的感染力量和美麗動人的故事情節，來描寫蘇聯科學上新的理想、它對和平建設事業的貢獻，以及蘇聯科學家的積極的生活和勞動的。它的目的是：以共產主義的精神教育青年，培養青年愛祖國、愛勞動、愛科學的熱情，豐富青年對新事物的想像力，使他們從想像進入具體的實踐。

本書根據蘇俄教育部國立兒童書籍出版社（Детгиз）出版的“科學幻想小說叢書”（Библиотека научной фантастики）選譯而成。

商務印書館

目次

星船.....	五
一 發現的前夕.....	五
二 星球上來的人.....	六
三 理智的眼睛.....	六
遠古的影子.....	一〇
『沙漠之光』天文台.....	一七
山靈湖.....	二七
月下禿峯.....	三三
奧蛸——霍蟻.....	三五
白 角.....	六五



星 船

一 發現的前夕

『您是什麼時候到來的？』阿列克謝·彼得羅維奇這裏有很多人問起您。』

『今天。但對大家說我還沒有回來好了。請您關上前面那間屋子的窗戶吧。』

· 阿列克謝·彼得羅維奇脫下了舊的軍服斗篷，用手帕擦了擦臉，整理了一下輕軟的淺色頭髮。頭頂上的頭髮已經很稀疏了。他坐到安樂椅上，抽起煙來。接着又站起來在房間裏踱來踱去，房間裏擺滿着櫥櫃和桌子。

『難道這是可能的嗎？』他自言自語地說。

他走近一口櫥，用力打開高高的柞木櫥門。櫥內黑暗的深處露出一塊塊白色的托盤邊。在一塊托

盤上擺着一個立方形的小盒子，那是用黃色的、發光的、硬得像骨頭般的厚紙板做成的。盒子對櫥門的一面，橫貼着一張灰色紙條，上面寫滿粗綫條的黑色中國字。郵戳的圓圈打在盒子上，到處都是。

沒有血色的長手指碰了碰厚紙板。

『陶利，不認識的朋友！是行動的時候了。』

沙特羅夫教授●輕輕關上了櫥門，拿起舊皮包，從那裏面抽出一本筆記本，封面是灰色的，有花崗石的花紋，這本子受了潮，已經破損了。教授小心翼翼地揭開黏在一起的紙張，透過放大鏡細看一行行的數字，不時在一大筆記簿上計算着什麼。

煙灰缸裏的煙蒂和燒剩的火柴愈堆愈高，研究室裏的空氣被煙霧薰成藍色。

沙特羅夫異常明亮的眼睛在濃眉下面神彩弈弈。思想家的高顴角，方整的顎骨，輪廓分明的鼻孔，給這位教授具有了研究狂的特徵，使人一看就留下共同的印象，覺得他具有非凡的智力。

最後，學者推開了筆記本。

『是的，七千萬年！七千萬年！啊啞！』沙特羅夫猛地做了個手勢，好像要打穿前面的什麼東西，他回頭看了看，機敏地眯了一下眼睛，又大聲說：『七千萬年！……可

是別怕！」

教授從容地把他的寫字檯整理得井井有條，披上斗篷，回家去了。

* * *

沙特羅夫迅速走進自己的房間，瞥了一眼擺滿在房間內各處的『青銅朋友』（他這樣稱呼所蒐集的青銅古玩），靠鋪着黑漆布的桌子坐下來。桌上擺着一隻青銅蟹，蟹背上背着一個大墨水瓶。教授打開了畫冊。

他是一個優秀的自學畫家，經常在繪畫中找到安慰。但此刻，連他巧妙構思的作品，也不能幫助他安定神經的緊張。沙特羅夫闔上了畫冊，離開桌子，拿起一疊破舊的樂譜。房間裏頓時充滿了一架舊小風琴發出的布拉姆斯①的間奏樂②的樂聲。沙特羅夫不常彈琴，而且彈得不好，但他總敢彈些難彈的曲子，彈得不好也不以為意，因為他只是自彈自賞而已。教授眯着近視眼望着一行行的五綫譜，回憶起最近一次旅行的所有細節。這次旅行，對於他——研究室裏的苦行僧——是異乎尋常的。

沙特羅夫從前的一個學生，轉入了天文系以後，從事研究太陽系在空間運行的獨創理論。教授和維克多（這是那個學生的名字）之間建立了鞏固的友誼關係。戰爭③一開始，維克多就志願入伍，被派到坦克學校，在那裏他受了長時期的訓練。在這段時期裏，他繼續研究自己的理論。一九四三年初，沙特羅夫接到維克多一封信。這學生報告教授：他已經完成了研究工作。維克多答應把他理論的詳細說明抄在一本筆記本上，抄

完以後立刻寄給沙特羅夫。這是沙特羅夫收到的最後一封信。不久以後，他的學生在大規模的坦克戰中犧牲了。

因此沙特羅夫沒有接到這本答應寄來的筆記本。他想盡種種方法去找尋，都沒有結果，最後他斷定：維克多的坦克部隊被火速派去作戰，以致他的學生竟來不及把抄本寄給他。有一次，那是已經在戰爭結束以後了，沙特羅夫無意中找到一位少校——已故的維克多的長官。少校曾參加維克多犧牲的那次戰鬥，現在在列寧格勒治療，沙特羅夫正巧也在同一個地方工作。新朋友對教授肯定說：維克多的那輛坦克，被猛烈地直接命中，但並沒燃燒，所以如果死者的筆記本確在坦克裏的話，還有找到的希望。那輛坦克，少校以為現在應該還在戰鬥的地點，因為那塊地方佈滿了地雷，未曾清除。教授和少校已經一塊兒到過維克多犧牲的地方。

現在，在沙特羅夫的面前，破損的樂譜裏現出他剛經歷到的情景。

『站住，教授！別向前走了！』落在後面的少校嚷道。

① 布拉姆斯——德國作曲家（一八三三——一八九七）。——譯者

② 間奏樂——短短的鋼琴曲子。——原註

③ 此處指蘇聯偉大衛國戰爭。——譯者

沙特羅夫順從地停下了。

前面，在陽光普照的田野上，高高的多汁的野草一動也不動。點點的露珠，在草葉上，在芬芳的白花的毛茸茸花帽上，在柳蘭的圓錐形淡紫色總狀花上，閃閃發光。在朝陽下取暖的昆蟲，一本正經地在高高的草上嗡嗡鳴叫。遠處是三年前破砲彈砍斷的樹林，現已綠葉成蔭，枝葉間透過零零落落的光斑，令人想起那緩緩愈合的戰爭創傷。田野上充滿着欣欣向榮的植物界生活。但是，在那未割的草叢深處，『死亡』隱蔽在那裏，那是敵人的手安排在那裏的，現在還沒有被消滅，還沒有被時間和自然界征服。

生長迅速的草，蓋住了負傷的土地，地面被砲彈、地雷和炸彈轟得傷痕纍纍，被坦克的履帶翻掘得高低不平，到處是彈片，到處是血跡……

沙特羅夫看到幾輛毀壞的坦克。坦克上有的地方被雜草遮住了。這幾輛坦克在遍地是花的田野間，憂鬱地彎曲着車身，被毀的鋼板上佈滿紅色鐵鏽，坦克上的砲身有的舉起，有的下垂。右邊，在一塊小小的凹地裏，有三輛燒壞的、不能開動的坦克黑黝黝地留在那裏。德寇的砲直望着沙特羅夫，好像死去的怨恨現在還使這些砲狂暴地對準林邊白色的、新生的小白樺樹。

再遠一些，在一座不大的山崗上，有一輛坦克靠近另一輛側倒的坦克豎立在那裏。在柳蘭叢的後面，只能看到坦克砲塔的一部分，砲塔上畫的白色十字，已染上了泥污。左邊，一輛寬闊的、有斑紋的、灰褐色的『費爾其南特』①垂下它的長砲身，沒入草叢

之間。

開花的田野裏沒有任何小徑，密密的雜草叢中看不到任何人跡或獸跡，也沒有任何聲音從那裏傳過來。只有驚惶的松鴉在高處尖聲噪呼，和遠處傳來的拖拉機的響聲。

少校攀上被砲彈轟倒的樹幹，一動不動地站了許久。他的司機也默默無聲，向曾在這裏戰鬥過的蘇維埃人致以敬意……

沙特羅夫不禁想起充滿悲壯意味的拉丁文題詞，那是往昔通常題在解剖室的進門上的：『*Hic locus est, ubi mors gaudet succurrere vitam*』，譯出來的意思是：『死亡在這裏狂歡，幫助着生命。』

一個小個子的中士（工兵班班長）走近少校。他樣子很愉快，沙特羅夫覺得這很不適當。

『近衛軍少校同志，可以開始嗎？』中士大聲問。『從哪裏着手？』

『從這裏。』少校用手杖指向山楂樹叢說。『方向——正對那株小白樺樹……』

中士和他一起來的四個戰士着手清除地雷。

『那輛坦克在哪裏……維克多的那一輛？』沙特羅夫輕聲問。『我只看見德寇的坦克。』

『您從這裏望過去，』少校用手指向左邊，『就是這叢白楊的旁邊。您瞧——那裏的山崗上不是有一株小白樺樹嗎？是不是？樹的右面一點兒，就是那輛坦克。』

沙特羅夫集中目光望過去。一株奇蹟似的在戰場上殘留下來的小白樺樹在微微抖動它的鮮嫩的小葉。離它兩公尺的地方，在雜草叢中，現出一堆廢鐵，遠遠望去，好像只是一個紅點跟一些黑窟窿。

『看到嗎？』少校問，他看到教授的肯定表情，又加上說：『再左邊一點兒，那兒，往前一些，那裏是我的坦克。就是那輛有紅色和黑色的，已經燒壞了的。那一天我……』

完畢了工作的中士走到他們跟前說：

『準備好了！』

教授和少校朝着那期望中的目標走去。沙特羅夫看起來，那輛坦克好像一個巨大的破甲殼，大裂罅的黑洞張開着口。鋼板彎曲了，捲起了，燒熔了，變成紫紅色，像一塊塊鐵鏽的瘀傷。

少校藉司機的幫助攀上了被打壞的坦克，他把頭探入打開的艙口，向裏面細細看了很久。沙特羅夫跟着爬上去，站在被炸開的前面鋼板上，正對着少校。少校伸出頭來，對着陽光眯起眼睛，悶悶不樂地說：

『您自己不必爬上來。請您等着，我跟中士會把什麼都看清楚的。如果我們找不

到，那時，再請您來確定一下。」

敏捷的中士一下子溜進了坦克，他扶着少校爬進去。坦克裏面的空氣是悶人的，滲透着霉氣，微微有點機油的氣味。雖然光綫透過窟窿射到坦克裏面，少校爲了格外仔細起見，還是開了手電筒。他彎身站着，在廢鐵的亂堆裏，仔細留意完全破壞的部分。少校想像自己是坦克指揮員，每個指揮員是不得不把自己有價值的東西藏在坦克裏的。接着他依次地檢查所有口袋、凹處和角落。中士溜進發動機部分，轉了好久身，在那裏呼哧呼哧地打哼。

沙特羅夫在外面逡巡。在他鞋底下的坦克鋼板上的沙子發出吱吱的聲音。

少校找不到什麼東西，人也倦了，突然發現殘存的座位上有一個圖囊，這圖囊被塞在座墊後面，在靠背的橫檔旁邊。他立即把它拉出來。圖囊的皮子已經發白，鼓得胖胖的，卻沒有受到損傷。透過賽璐珞片的混濁網格，露出發霉的地圖。少校皺起眉頭，預感着失望，用力扭開生鏽的按鈕。在摺了好幾摺的地圖下面，有一本硬硬的、花崗石花紋封面的灰色筆記本。

『有了，有了！』少校忍不住地說。

『找到了嗎？』沙特羅夫就心地在艙口上彎下身來問。

『找到了一點東西，您瞧，』少校從艙口裏把圖囊遞出來。

沙特羅夫趕忙抽出筆記本，小心翼翼翻開黏在一起的紙張，看到維克多筆跡寫成的

一行行數字，高興得叫起來。

少校爬到外面來。

揚起的微風送來花的甜香。細長的白樺沙沙響着，響在坦克上面，好像有無法慰藉的悲哀。高空，厚厚的白雲緩緩飄動，遠處可聽到杜鵑的昏昏欲睡的抑揚叫聲……

*

*

*

*

沙特羅夫沒有察覺房門輕輕打開了，也沒察覺妻子走進房來。她用善良的藍眼睛不安地瞅了瞅丈夫，他呀，正在琴鍵上凝神沉思。

『我們吃飯好嗎？阿廖沙①。』

沙特羅夫闔上了小風琴。

『你又在想什麼啦，對不對？』妻子一面從食櫥裏拿出盤子，一面輕聲地問。

『後天我要到天文台去，找貝爾斯基去，兩三天就回來。』

『我真不明白你，阿廖沙。你是個家居的人，我好幾個月只看到你伏在寫字檯上的背影，突然又……你是怎麼回事？我看這方面是受了……』

『你一定是說受了達維陀夫的影響吧？』沙特羅夫大笑起來。『不是的，奧柳希卡，他什麼也不知道呢。一九四一年以後我跟他不是沒見過面嗎？』